

袁世海自述

贰

袁菁
执笔

往事堪回味
余音尚绕梁

袁世海自述

贰

袁菁 执笔



深 造

伍拾肆	忆世芳	梅开二度	/ 387
伍拾伍	话当年	弟兄欢聚	/ 400
伍拾陆	严训教	踏上新程	/ 421
伍拾柒	喜相连	喜后生悲	/ 430
伍拾捌	“阴阳戏”	沪宁受难	/ 438
伍拾玖	度新春	老牌献策	/ 451
陆 拾	贺世芳	双喜临门	/ 463
陆拾壹	战上海	幸会大师	/ 470

登 攀

陆拾贰	迎暑热	五科会演	/ 481
陆拾叁	济南归	恩师探病	/ 486
陆拾肆	颂程派	菊傲寒秋	/ 496
陆拾伍	展雄风	盖老出山	/ 503

陆拾陆	相对捧	人和事兴	/ 509
陆拾柒	叹郝师	遭灾百日	/ 520
陆拾捌	竞赛曲	青春似火	/ 530
陆拾玖	山西行	“红”“黑”献艺	/ 538
柒拾	有心人	君秋如愿	/ 543
柒拾壹	妻病逝	离情萦怀	/ 548
柒拾贰	万民欢	日本投降	/ 554
柒拾叁	再说媒	观剧相亲	/ 560
柒拾肆	谢媒宴	畅叙家常	/ 569
柒拾伍	明心迹	雪地萌情	/ 575

齐 驱

柒拾陆	紧赶场	吉日结亲	/ 591
柒拾柒	遭诬陷	扶风停演	/ 601
柒拾捌	展才华	盛兰成名	/ 607
柒拾玖	母与女	夜半情深	/ 611
捌拾	《玉堂春》	新意盎然	/ 618
捌拾壹	心换心	诚心初鉴	/ 623
捌拾贰	悼世芳	长歌当哭	/ 6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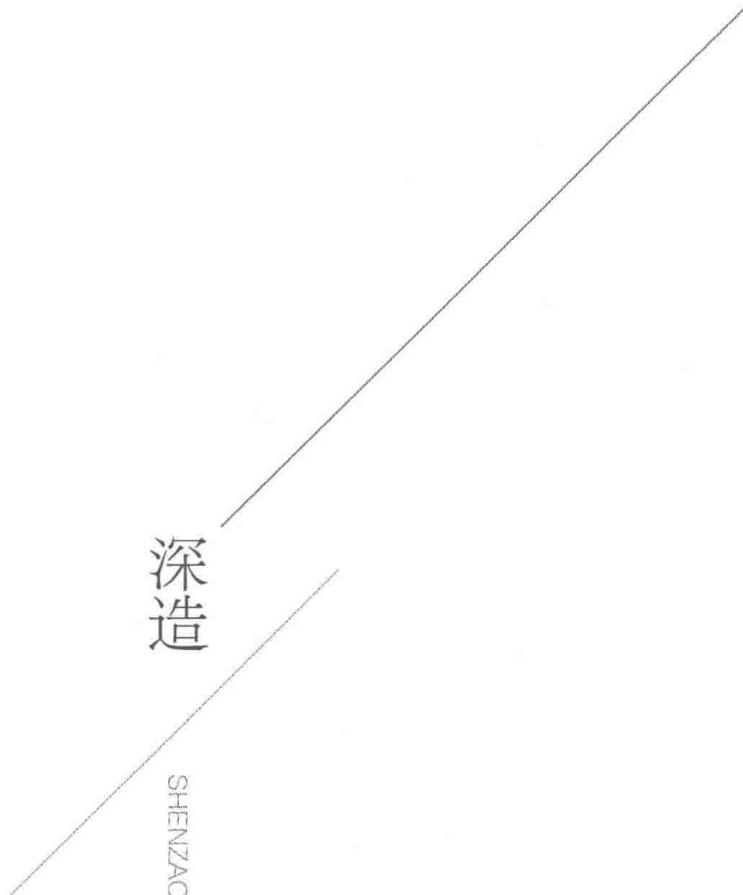
奋 进

捌拾叁	同献艺	繁花似锦	/ 637
捌拾肆	与大师	喜演《别姬》	/ 641

捌拾伍	演张飞	回味无穷	/ 648
捌拾陆	巧周旋	塞北脱身	/ 656
捌拾柒	霸王号	空中险情	/ 661
捌拾捌	出冤狱	万春复演	/ 666
捌拾玖	对“火”字	力改《野》剧	/ 672
玖拾	“金霸王”	贫病辞世	/ 684
玖拾壹	勤求教	《野》剧响名	/ 690

受 辱

玖拾贰	受勒索	祸不单行	/ 701
玖拾叁	入冤狱	奔走求援	/ 713
玖拾肆	“花和尚”	哄笑公堂	/ 720
玖拾伍	夜巡城	静待天明	/ 726



深造

SHENZAO



马武脸谱

伍拾肆

忆世芳

梅开二度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西来顺饭庄举行了我拜一代名净郝寿臣先生为师的拜师礼，了却了我多年的夙愿。

与此同时，承芳社正式成立，四小名旦之首李世芳在三庆园举办首场演出。他出科后，倒仓辍演，苦练三年，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提起世芳，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年我们一起练功时艰苦中的欢乐、坎坷中的烦恼、成功后的喜悦，以及他英年早逝带给我们的哀痛……滚滚思绪，在我脑海中回旋、奔涌。一幅令我难忘的图景又出现在眼前：

夕阳披着金黄色的彩衣将要远去，余晖洒遍片片鱼塘。鱼塘间纵横交错的小路上，走着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浓眉大眼的青年稳步前行，眉清目秀的少年紧跟其后，扯着青年蓝色大褂的后襟，边走边说着什么。青年笑着点点头，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加快步伐，小跑向前。少年紧追不舍，阵阵铜铃般的笑声在习习晚风中飘荡……

青年是我，少年是世芳。这真实的情景犹如一幅动人的《夕照图》，烙

在我的记忆中，印证着我和世芳的深情厚谊。

痛哉！世芳过早作古，今天提笔写他，竟不知从哪里入手，还是从三庆园首场演出说起吧。

三庆园在大栅栏中段偏东路南，庆乐园的斜对面。

这一天的下午六点多钟，我坐着洋车刚来到大栅栏西口，就看见承芳社后台管事李春林先生在路口翘首张望。他一看到我，马上满面春风地迎过来。我立即叫车停住，下了车。

“开市大吉呀！你快看看三庆园门前的阵势吧！挤不进，出不来，真有点儿当初大爷（指梅兰芳先生）演出时的风头。”没等我开口，李八爷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述说。

李春林先生原工老生，后因梅先生需要，就在承华社任后台总管。梅先生演出的剧目均由他负责调度安排。梅先生蓄须明志后，他在石头胡同开了个包子铺谋生。这次，是我建议世芳请他出山，一来可以辅助世芳排演梅派剧目，二来凭借他的威信可将后台事务管理妥帖，使大家感到“小梅兰芳”名不虚传，台上台下的关键人物都是梅先生所用之人。李先生在戏剧界名头不小，人称“李八爷”，我这个小字辈尊称他李八叔。

我和他边走边谈：“开市大吉也是因为八叔您把梅先生承华社的风采给带到承芳社了！”

“太高抬我啦！”李八爷笑了笑，转了话题，“世芳早就来了，开始扮戏啦。他听说园子门口堆的人挺多，让我来迎你，帮着开开道。他盼着你去呢！”

我低头看看表，离开戏还有一段时间。开演先是几出垫戏，压轴子是贯盛习师兄的《失街亭·空城计》，然后才是世芳的《廉锦枫》，他这么早就化装，心情之紧张，可以理解，我加快了脚步。

三庆园四周高悬一串串五色小彩灯，流光溢彩。观众云集门前，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李八爷在前边不得不真的开起道来：“劳驾，劳驾，让我过

去！劳驾……”我走在后面，也需不停地大声喊。我们虽然知道今天的演出因事先登了报，戏票已一售而空，却未敢想象有如此盛况。这也是由于梅先生久未在北平登台，继之蓄须明志，迁居香港，观众崇敬梅先生的高风亮节，渴望欣赏梅先生的艺术，然而可望而不可及；如今，素有“小梅兰芳”之称的李世芳辍演三年复又登台，正是“代梅止渴”的好机会，怎不乘兴而至呢。

“你看戏牌子”，李八爷对我说，“我让他们将报上刊登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广告词也写上了。”我抬头一看，可不，七个大字醒目地写在三庆园门口的戏牌子上。

“好！这几个字把世芳苦练三年才重登舞台、观众渴望三年才等到今天的心情，都点透了。”

我们挤进戏园，李春林直奔后台报信儿。我到票房要出票图，见上面画满红道道（红道道是售票，蓝道道是客票）。不错，李八爷说得对，今天是地地道道的大满堂。

我返身又来到前台池座。往常，观众入场前，池座空空荡荡，灯光微暗，偶尔听见几声胡琴试弓子和武戏演员在台毯上练跟头的声响，很是冷清。可是今天，我站到太平门向场内环视，只见大幕前沿台口摆放着不少致贺的银盾和精美的大花篮，台沿、楼沿前挂满了各处送来的喜幛子。白的、红的、淡蓝的、金黄的……琳琅满目，充满喜庆的气氛。只见闪光的白缎子上缀着红穗，绣着“东山再起”几个大字，鲜艳的红缎子上绣着“步步登高”，都是吉祥的话语，既是祝福，也是鼓励。我满意地向后台走去。

“大哥，您可来了！”世芳头上系着白布条，将头发向后压拢，身上穿着白布水衣子、粉彩裤，脚上穿着红穗淡青绣梅花的彩鞋，坐在化装桌前对着镜子画眉。世忠、盛利在一旁提示着。世芳从镜中看见了我，要站起来。我双手将他按下：“快扮吧，晚扮三慌，早扮三光。”然后转脸向对面坐着的琴师王少卿大哥示意问好，又对着镜中的世芳说：“前台，亲友们送的喜幛

子都挂好了，真漂亮。门口已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现在有了九成的把握，只要你沉住气，像萧先生说的那样不要‘起尊’，就有了十二成把握！我去扮戏了，有话，戏散后再说。”我临出门，又特地回首再次向世芳嘱咐：“沉——住——气！”他笑着连连点头。

“你放心吧，没错。刚才我给他试了几句，挺好。”王大哥满有把握地说。

“成了！您说的，准错不了！”说完，我将右手食指往嘴前一挡，向世忠、盛利丢了个眼神，示意他们少说话，然后才到我的化装室去勾脸。

《失街亭》演完，我匆匆卸完装，看见世芳已穿好服装，一切准备就绪，忙赶往前台。

池座中一片热气腾腾。座位边的几条通道被加座占满，三面墙前站满了人。我很难进去，只得一边说“劳驾”，一边在站着的观众中挤出一点儿空隙，以便立足。

《空城计》“城楼”一段，贯盛习三哥刚唱完，观众就开始出出进进，或忙着去厕所，或忙着做其他准备工作，以便过一会儿好好欣赏《廉锦枫》。

《空城计》结束了。锣鼓点儿由重到轻，由急到缓，由缓到急，又由急到缓。观众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大幕拉开。

七成新的绿幕徐徐拉开了，我的眼前一亮。舞台上，湖色的天幕犹如朗朗碧空，绽蕾吐蕊的嫩粉色寒梅斜枝独立，和一簇碧绿青幽的馨兰交相辉映，点点银星晶莹剔透，点缀其间。如此漂亮的天幕不仅赏心悦目，而且让人好似已闻到梅兰所散发出的缕缕醉人的芳香。观众情绪高涨，掌声久久不息。

这非同一般的天幕，还有一段故事。我不禁想起那个令我兴奋的夜晚。

我拜师前，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与新艳秋合演一期的时候，世芳给我来信讲，他的嗓音大有好转，每日给他吊嗓教戏的王少卿大哥准备帮他正式组班演出，让我帮着考虑社班名称及组班的各项事宜。孙盛武、江世玉、李世霖几个师兄弟闻此消息喜笑颜开，摩拳擦掌。夜晚散戏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聚

在一起。

平日最喜说笑的世玉此刻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成啦！世芳能组班啦！这三年，够他练的，也够咱们盼的！”他是演小生的，小生和旦角关系密切，在科里，生旦戏都是他和世芳合作，因此，他的心情更为迫切。

“别着急，老三，你把世芳信里的意思再跟大伙儿说说。”盛武师兄年长我两岁，比较沉得住气。

我把世芳的信给他们传看了。

“有谱，王少卿先生说世芳能演出，世芳的嗓子一定过关了。”盛武信心十足。我也有同感，少卿大哥是给梅兰芳操琴的名琴师，能得到他的认可，足以说明世芳的嗓音已经恢复，有演出的把握。

“只要他的嗓子过门（可以的意思），我敢说，准错不了！没的说，大丑我应。二丑嘛，艾世菊。我保他没问题。”盛武热心地帮助筹划。

这很不简单哪，盛武在富连成科班中是“盛”字科首屈一指的文丑，如不是他所理想的演员组班，请，也很难请到哇。世芳素日性情和顺，人缘极好，师兄弟们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在科是条龙，出科仍然是条龙。

“小花脸有了，小生有我，硬二路老生有世霖，花脸当然是三哥，铜锤是谁？二牌老生谁合适呀？”

“贯盛习，贯三哥。”我对此早有考虑，世玉一提，



我（前排左一）与孙盛武（前排左二）、任志秋（后排中）、李世芳（后排右一），摄于一九四〇年冬

我就脱口而出。

世玉忽然腾地站起来，一呲牙龈，摇着头大声说：“糟糕，糟糕！”我们不知他何出此言，急忙追问。

“世芳要是唱《西施》就是我的文仲，咱们科班里没这出戏，我还会哪！”他探着脖子，以至敞开的衣领被扯到脖子后面，还不住地用手搔头，连连嘟囔着。别看他在台上演的是文弱风流的白面书生，台下却是一个不修边幅、大大咧咧、爱说爱笑的人物。我们三人一听哑然失笑。

“行了，行了，贤弟，别冒场（提前出场）。人没定，班社名还没想好，哪里就演《西施》呢！回北平找你的先生姜妙香学，还来得及。您先请坐吧。哎，世霖，你想什么呢？”我见世霖一直没说话，便问道。

“我想班社名呢。世芳信里提的什么小鹤社、小梅社呀，都不太好。”世芳原名福禄，后有人赠名小鹤，才有小鹤社之说。听了世霖的话，我们顿时沉默了，开始思考班社名。

几番沉思，几番争论。没有结果，又是沉默。我一拍大腿站起来：“有啦！梅先生的班社叫承华社，是从梅先生的号——畹华而来。小鹤社是顺着世芳的号小鹤起的。咱们何不顺着梅先生和世芳都有的‘芳’字起呢？叫承芳社，怎么样？”

“承——芳——社。好！好得很，多顺口！又响亮！”盛武和大家都一致赞成。世玉还鼓了鼓掌。

“成啦，这回该轮到派戏码了。”盛武提议。

“首场打炮自然是《霸王别姬》，‘小梅兰芳’的旗号才亮得出去。”有人建议。

我不同意第一场演《霸王别姬》。尽管这出戏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若首场就演这出，随后还演什么能接得住呢？接不住，就显得虎头蛇尾。而且，世芳终究是三年未登舞台，心里没底，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否则，万一这出戏没打动观众，就没办法接了。再者，首场演出，两位主角都死在台

上也不吉利。反复酝酿后，定下来第一场演《廉锦枫》。这出戏是梅派代表剧目之一，舞台上一般很少有人演，且是载歌载舞的折子剧目，能够展示世芳的特长。用它来个投石问路，试试步。第二场，上演我们独有的剧目《昆仑剑侠传》。《霸王别姬》放在最后蹲底收场，来个步步登高。

别小看派戏，这其中大有学问。

“我把咱们的想法写信告诉世芳，他和盛利、世忠商量着定夺吧。对了，还有件大事险些忘了。世芳演出时舞台上的帷幕、桌围椅帔也得有哇，虽不能像梅先生的白缎子绣花那么讲究，总要有点儿高的呀！”

“这可难办了。求好，就得自己做，需要一大笔钱，谈何容易！”

我的话刚出口，就被大家堵了回来。此话不假，世芳家境不宽裕，做戏衣已是向住施家胡同的山西同乡武掌柜借的钱，很为难了，一时哪有许多钱呢？大家重又陷入沉思。我站起身来，想躺到床上伸伸腰，就在躺下的一刹那，想起黄金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

“有了！”我像被弹簧弹起来似的立起身说，“明天我去找孙兰亭。”

后半夜了，金老公馆迎来了它一天中难得的宁静时刻。灯光下，我们几个师兄弟仍在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如何能使承芳社打响第一炮。

为什么我要去找孙兰亭呢？因为孙兰亭曾多次询问李世芳几时能演出，我将世芳如何苦练、日见进步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孙兰亭听了我的介绍，连说：“好极了！等世芳重新登台的时候，首先约他来我们黄金演！”而且我也曾听闻，黄金大戏院曾赠送梅兰芳先生一幅相当漂亮的天幕。上海观众钟爱梅派，说不定“小梅兰芳”也有一份。

在黄金大戏院前台经理室，我找到了孙兰亭。

“好消息！世芳年底登台，准备在北平演出啦！”我高兴地告诉孙兰亭。

“好极了！几时演？说详细点儿。”孙兰亭兴趣十足地问我，同在此间的金元声（金廷荪之子）、汪其俊等，这几位黄金大戏院的“五虎上将”都闻声围了过来。

我把世芳组班的情况一一做了介绍。

“好极了，这是咱们黄金大戏院必约的角儿呀！咱们上海的观众盼梅大爷出台好久啦，‘小梅兰芳’来黄金，这一炮准能打响。咱们黄金得有所表示呀！”孙兰亭说完用眼睛征询那几员“上将”的意见。

“没的说，我们做一幅祝贺的喜幛子……”

“不好，不好，那幛子用处不太大。”

“袁老板你说说看。”

有门儿！这叫水到渠成！

“世芳正想在上海置办一幅天幕……”

“不用你们置办，我们黄金大戏院送了，我们找黄老K（黄金荣）、金老K（金廷荪）、杜（月笙）先生出面来个三人同赠。袁老板再帮想想，要什么图案的。”

“图案可以本着梅兰齐芳的意思。‘小梅兰芳’用嘛，我倒是想，是不是不要老式的门帘台帐，要那种新式的边幕、天幕呢？”

“没问题，袁老板是台上台下都求新哪。”当时门帘台帐依然普遍，边幕、天幕才刚刚兴起，只有极少数几个剧场用了。

随后我们进一步研究设计图案、色彩。天幕在我回北平时带了回来。

……

看，这天幕上款写着：“祝贺小梅兰芳——李世芳登台志喜。”下款是：“黄金荣、杜月笙、金廷荪同赠。”不仅是天幕，还有桌围椅帔，学习马连良先生所用的圈乐队的围子，都是清一色配套赠送的。

我正在欣赏天幕，稍稍平息的掌声又响了起来，只见王少卿大哥手提胡琴从从容容、稳稳当当地从下场门走至台口，他迎着掌声，彬彬有礼地向观众行礼致意，然后迈过乐队围子就坐。

“好胡琴！”有观众大声地称赞着。王大哥摆好姿势，笑着望了望台下。闪光灯亮了，一位站在台口、手持照相机的记者抢拍下这个镜头。

这位曾为梅腔伴奏创建功勋的“京二胡圣手”深受观众的尊重和爱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首创竹制京二胡，梅先生大胆尝试。早期京二胡声音浑厚，嗡嗡作响，人们称它“二嗡子”。王大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其构造，试着以红木、梨木制作，弓子形状改成头粗尾细，使音色越发浑厚、动听，与高音胡琴相配，和谐、优雅，为演唱增色不少，博得内外行的一致肯定。甚至观众们竞相买票，特意来听二胡伴奏，为其喝彩。许多琴师改拉二胡，不仅为旦角伴奏，其他各行当也逐渐采用。从此，京剧文场的三大件（京胡、月琴、弦子）改为四大件。据说，当年王少卿先生上场入座时，场内必有碰头好，鼓励这位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著名琴师。这次他为世芳伴奏京胡，观众见到这位久别的名家，怎能不叫好呢！

两场垫场戏演过，该世芳出场了，场内立刻安静下来。胡琴奏出平稳的【慢板】过门儿，观众们立即被这纯正的梅派琴声吸引了。我的心却随着琴声紧张起来，我十分担心世芳的嗓音，这是决定他首演能否成功的关键。世芳虽然经过三年苦练，但嗓音仍未完全恢复，千万别像有些人似的，在台下听着尚可，登台一唱明显不够用。世芳会不会这样呢？但愿他嗓音洪亮，旗开得胜。祈祷并不会缓解紧张情绪，怦怦的心跳声还是听得那么清晰。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

世芳踩着【慢板】节奏，翩翩走上舞台。刹那间，剧场内几千双眼睛不由得一亮，看那亭亭玉立地站在舞台上的廉锦枫，俊美的面庞，清秀、娇媚的眉目宛如青年时期的梅先生，观众一时恍惚，分不清他是年轻的梅兰芳，还是真实的李世芳。细端详，那眉目间流露出几分未脱的稚气，他是扮相酷似梅兰芳的李世芳，无愧于“小梅兰芳”之称，难得的人才呀！观众们经过瞬间的判断，澎湃的掌声立刻响了起来，人们纷纷议论：“李世芳真像梅兰芳！”

“遭不幸老严亲穷边丧命”，世芳唱出了圆润动听的第一句，末尾“命”字旋律舒缓的长拖腔并不华丽，但大方朴实，最后盘曲跌宕、飞速远去，台

下叫好之声骤起。我那紧绷的心弦忽地松弛下来。此刻王大哥又几抖弓子，王派独有的花过门儿为世芳下一句演唱做好了铺垫。要感谢王大哥啊，昔日，很有几位学梅派的旦角花大价钱聘请他操琴，他都婉言谢绝。然而，他看中了世芳人才出众，就在世芳倒仓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一文钱的酬劳，几年来一直给世芳吊嗓教戏，向世芳传授自己常年给梅先生伴奏所积累的梅派柔媚委婉的发声方法和演唱技巧，使世芳的演唱水平大大提高。他为了适应世芳嗓子的特点，精心创制了一把粗筒胡琴，琴音平和，与世芳偏低的音调紧紧相糅，浑然一体，起到掩瑕露玉的重要作用。观众听来声声入耳。

戏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下去。演到廉锦枫要下海刺蚌取珠了。世芳唱毕幕内【导板】，穿着裤袄、披着水纱（代替水裙）、身背宝剑，在“四击头”中做分水式的身段上场亮相。只见他随着胡琴过门儿，配合分水式云手，左腿三跨步、右腿三倒步、双腿大蹲步、反转身、翻水纱、亮住，接唱【反二黄原板】“身背着这青锋海底潜行”，这种在【导板】后接唱【原板】的格式是梅先生首创的。这段曲调不仅优雅动听，而且柔中有刚，体现了廉锦枫为治母病，不惧危险下海刺蚌取珠的决心。伴随着演唱，梅先生还设计了有相当难度的、表现廉锦枫在水中潜行的优美动作，堪称全剧之精华。世芳演唱此段，经王大哥的指点，唱得刚柔相济，较好地继承了梅先生的演唱特点。至于那繁杂的舞蹈身段，尤其吸引人。你看他轻舒手臂，分水拨浪，配合盈盈流星碎步，恰似燕鱼般在水中往来。海蚌在海底才会有，只见他急速地蹲身、站身、疾旋数圈，下沉海底。不想，在海底的岩缝中遇到特大海蚌，海蚌出于自卫紧合蚌壳，死死夹住青锋剑。台上的廉锦枫一面浮游踏水，一面力敌海蚌，终于刺开蚌壳，取出宝珠。一系列水中舞蹈婀娜多姿、娴熟多变，征服了观众。站在台下的我，深知世芳以怎样顽强的毅力，通过刻苦训练换来这一鸣惊人的成绩，我所感到的欣慰和欢乐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情不自禁地和观众一起使劲儿地鼓掌，向世芳表示祝贺。

戏，结束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幕徐徐拉上。